

常州管氏合集

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研究後期資助項目
本書的整理與出版得到內江師範學院精品工程項目資金資助

管世銘集

〔清〕管世銘 著

馬振君 孫景蓮 點校

鳳凰出版社

「清」管世銘 著

馬振君 孫景蓮 點校

管世銘集

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研究後期資助項目

本書的整理與出版得到內江師範學院精品工程項目資金資助

常州管氏合集



鳳凰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管世銘集 / (清) 管世銘著 ; 馬振君, 孫景蓮校點.
— 南京 : 鳳凰出版社, 2017.5
(常州管氏合集)
ISBN 978-7-5506-2612-6

I. ①管… II. ①管… ②馬… ③孫… III. ①中國文學—古典文學—作品綜合集—清代 IV. ①I214.92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7)第107814號

書名	管世銘集
著者	(清)管世銘 著 馬振君 孫景蓮 點校
責任編輯	張永堃
出版發行	鳳凰出版社(原江蘇古籍出版社) 發行部電話025-83223462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號,郵編:210009
出版社網址	http://www.fhcbs.com
照排	南京凱建圖文製作有限公司
印刷	江蘇鳳凰新華印務有限公司 中國江蘇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堯新大道399號,郵編:210038
開本	880×1230毫米 1/32
印張	18.375
字數	466千字
版次	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標準書號	ISBN 978-7-5506-2612-6
定價	88.00圓

(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,電話:025-68037410)

韞山堂詩集

讀雪山房藏版

嘉慶六年春鑄

韞山堂文集

讀雪山房藏版

[illegible][illegible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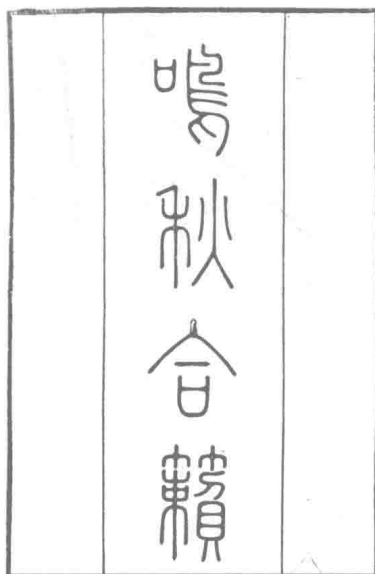
光緒二十年重鑄

韞山堂詩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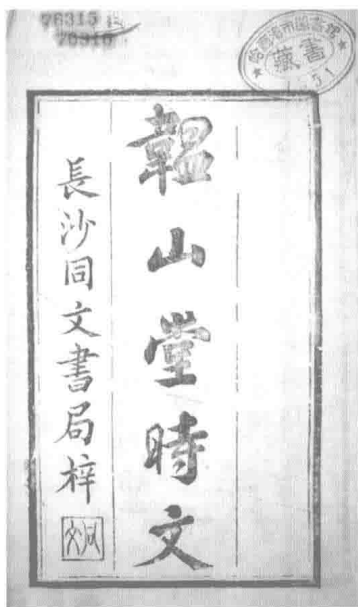
讀雪山房藏版

重刻管韞山先生詩文集序
余向喜讀管韞山先生制藝文
而又私心竊計謂先生之制藝
是堪震古鑠今其詩古文辭
當必有更進於此者暇往各書
肆購求先生遺集以庶幾一遇
者蓋已十餘年於茲矣去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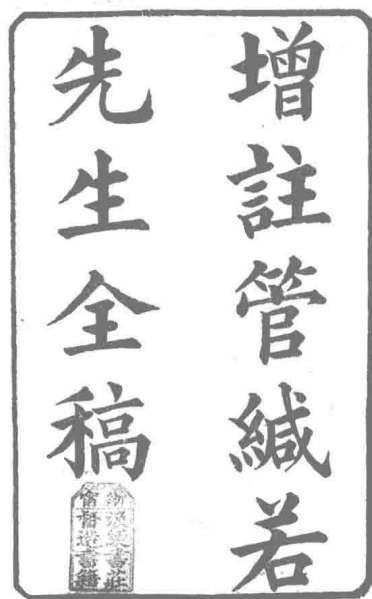
《韞山堂詩集》，光緒二十年（1894）吳炳敬重刻本。



《鳴秋合籟》，乾隆五十年（1785）錢維喬輯刻本。



《韞山堂時文》，光緒二十年（1894）長沙同文書局刻本。



《增注管絨若先生全稿》，光緒十九年（1893）寧郡汲綬齋刻本。

前言

在常州的文化史上，管氏家族可謂科舉世家，名門望族。管氏先氏本居安徽濠州，南宋時遷至武進。據第二十八世管鳳和於民國五年（一九一六）所主修的《管氏族譜》記載：「千十五公皇佐公，濠（明改爲鳳陽）人。宋南渡，扈蹕至臨安。安撫毗陵，至華渡里，樂之，卜築彭頭村，遷居武進，是爲常州始遷祖。」自皇佐公卜居華渡里，管氏家族「子繼孫繩，號稱繁衍」^①，從靖康南渡到民國五年，近八百年的滄桑歲月，華渡管氏家族傳至三十世，譜列達數百人。據此譜，今列管世銘一支譜系如下：

千十五公①→元三②→正③→昌二④→崇四⑤→旬二⑥→祖二⑦→華二⑧→忠⑨→仁⑩→堂六⑪→復⑫→澄⑬→世祥⑭→輅⑮→谷⑯→尚德⑰→陽春⑱→紹寧⑲→鉉⑳→滋淇㉑→榆⑳→復暉㉒→基承㉓→世銘㉔→學洛㉕→繩萊㉖→晏㉗→錫仁㉘→慶同㉙。

生活在常州這一文化之鄉，在濃厚的讀書應舉的氛圍中，管氏家族也極其重視對子弟的教育，因此產生了六名進士，十一名舉人，貢生、監生、薦舉、考授爲官者則多達二百三十四人。管世銘即爲六名進士之一。

管世銘（一七三八—一七九八）^②，字緘若，一字韞山（因居室名爲韞山堂，所以門下弟子都稱他韞山先

生，於是世人也多以韞山稱之），小字興隆。曾祖榆爲刑部郎中。祖父復暉，雍正間舉人，廣東鹽場大使。父基承，國子監生。祖、父俱贈朝議大夫、浙江道監察御史加二級。祖母徐、母王俱贈恭人。七八歲時，即從祖父讀《資治通鑑》，常能獨出新見。家貧少書，而大興外公家多藏書，所以常於隨母省親時大量閱讀。後師從劉衍林先生，學業大進。管世銘三次中乾隆壬午（一七六二）、乙酉（一七六五）、戊子（一七六八）科順天鄉試副榜。甲午（一七七四）考取江寧鄉試舉人。戊戌（一七七八）中進士。後歷任戶部江西司主事，壬寅（一七八二）補授山東司主事，考取軍機章京。丁未（一七八七）升遷爲雲南司員外郎。己酉（一七八九）升任山東司郎中。乙卯（一七九五）升任浙江道監察御史。戊午（一七九八）轉任掌廣西道監察御史。

管世銘深通律令，軍機處的重要文件都由他起草。處理事情當機立斷，機敏迅捷。「嘗誡人曰：「刑名之誤，無過救生不救死之議。議生罪所以雪死冤，必求服死者之心而後可。活生者但主救生，則冤者一死讐，再死斷，與折獄官故殺無異。」」（《行狀》）這段話，富於現代法律精神，是法理與倫理人情的分辨。正因爲他對法律有着這樣深刻的理解，所以他的執法才能被當政者所重。多次被委派出京到地方審查案件，曾分別到浙江、湖北兩次，吉林、山東一次。

管世銘性情耿直不阿，不懼權貴，恥於奉承。「府君居官無所苟且。通州坐糧廳，例以部員由本部堂官保送簡放。甲寅秋，忽有客謂府君：「吾能爲君得此於時相。」府君大駭，辭曰：「吾才拙，不諳錢穀事，且多疾，將乞休矣。客意良厚，非吾所敢當也。」已而果保，未用。府君憮然，告家人曰：「幸全吾名。」」（《行狀》）不與權相和坤同流合污，這本身就需要極大的勇氣。也正因爲他的耿直不阿，屢在大庭廣衆之中慷慨議論，頗露鋒芒，所以阿桂多次勸他韜光養晦，以圖後進。陸繼輅《掌廣西道監察御史管公墓表》云：「君既擢御史，則大喜，夜起傍徨中庭，搆疏藁未成，而仍留軍機命下，俞文成公請也。君廢然入謁文

成，自言「愧負此官」。文成知君意，慰之曰：「報稱行有日耳，何必汲汲以言自見耶？」阿桂之所以勸阻管世銘，正因為當時乾隆尚在，還不是攤牌的時機，出於愛護之意，所以未讓他任監察御史。後面的事情發展也證實阿桂此舉的明智。乾隆駕崩，彈劾和珅的奏章即紛紛奏上，幾乎一夜之間，和珅的勢力傾覆了。由此也可看出管世銘性格急躁，缺少政治鬥爭的經驗。他不能上表獻言，只好將心中的憤慨「一以寓之於詩」，這也是歷來文人常採取的不得已做法。

管世銘四十一歲成進士，死時六十一歲，官職最高也只到廣西道監察御史，並未進入到權力中心，所以其政治建樹是有限的。但是，作為詩人和詩歌理論家，他却有着不同凡響的建樹。

管世銘的《韞山堂詩集》共十六卷，收詩一千零五十四首，按五古、七古、五律、七律、長律、五絕、七絕分類編排，與他所編選的《讀雪山房唐詩選》體例相同。

關於他的詩歌創作，好友周景益評價：「其發為詩也如其人，朗健深厚，有上下古今之識，大都出入於杜、韓、蘇三家而不名一體，尤愛其格律最細。每詠一人，述一事，典贍精當，無可移掇，足當詩史之目。至於賦物抒景，往往即小見大，皆有可備輶軒之採者。」評其詩取法多家，不拘一格，格律細，內容實，「足當詩史之目」，可為的論。其創作經過三個階段，「初時韞山年盛氣銳，上下今古，清辯滔滔，其為言也富於史。及漸壯，渺慮覃精，返而求諸六藝，其為言也粹於經。嗣是以往，泛濫百氏之書，見聞賅洽。繼登臺省，交遊廣盛，輶軒半天下，更事久而閱人多，其為言也達於理。蓋理之數，至纖至悉，一物一理或數理，常人闇焉，惟哲者學於萬物以積之，其積之之功與積財等。自夫珠貝綺繡，下逮竹頭木屑，罔不庀具，卒然相需，咸有以適於用。此其說倡於寧都魏禧，韞山實瓣香之。詩與文異流而同源，故其所為各體與年俱茂，約三變而歸於大醇」。由史至經再進至於理，這是三個逐漸升高的層次，表現了其詩歌創作漸趨成熟而深邃。

同時這段話也概括了管世銘詩歌「適於用」之旨來源於寧都魏禧，講究經世致用。

這裏特別強調一下管氏詩歌對歷史的記載與反映。

乾隆時期，進行過兩次大小金川戰役，第二次是在一七七一至一七七六年，大金川土司索諾木與小金川土司僧格桑聯合反清，清政府先後派阿爾泰、溫福等平定叛亂，但皆以失敗告終。一七七三年，復派阿桂帶健銳雲梯營、火器營、吉林軍等，大舉進攻小金川、大金川，以前後傷亡一萬多人的代價平定了此次叛亂。實際上，五年戰役，清廷共出動六十萬人力，耗銀七千萬兩。此戰意義是推動了明代以來在此地區「改土歸流」政策的落實，對維護國家統一、促進民族交流和該地區政治經濟發展有一定的意義。對於此事的記載，《韞山堂詩集》卷三有《平定小金川鐃歌十八曲》，應該是代主帥阿桂所作。若將十八詩題排列起來，本身就是一篇言簡意賅的戰況簡報，組詩以叛亂發生、平叛之戰、戰後封賞爲序，描述了戰爭的全過程，是對《平定兩金川方略》等文獻的補充。

管世銘活動的時代，正是康乾盛世由盛轉衰的關鍵時期。朝政腐敗，民怨沸騰，各地起義，風起雲湧。作爲一名胸懷干濟天下之志的儒官，其目光常聚焦在重大國事上，這是必然的。除以上大規模戰爭的記載外，還有多次扈駕祭祀祖廟、巡視江南、出巡狩獵等經歷，也被作者一一寫入詩中，從側面反映了當時的歷史。

他的詩還有一些關於朝廷相關制度、程序的詳細記載，因爲其翔實，被後來學者採入歷史著作中，成爲考察當時政治制度史的重要史料。清末陳康祺《郎潛紀聞》卷九載有二則，一則涉及到文字獄事，即《詩集》卷十六《追紀舊事》中小注：「乾隆」丁未春，大宗伯某倚撫王漁洋、朱竹垞、查他山三家詩及吳園次長短句內語疵，奏請毀禁。事下機庭集議，時余甫內直，惟請將《曝書亭集·壽李清》七言古詩一首，事在禁

前，照例抽毀。其漁洋《秋柳》七律，他山《宮中草》絕句及園次詞，語意均無違礙，當路頗違其議。奏上，報可。」陳康祺云：「時管侍御世銘方內直，實主其議也。見《韞山堂詩集》注。」如果不是管世銘及時爲之分辯，則四家文集將面臨被刪改的命運了。

第二則云：「乾隆癸丑，西洋映咭喇國使當引對，自陳不習拜跪，強之，止屈一膝。及至殿上，不覺雙跪俯伏。故管侍御《韞山堂詩》有「一到殿廷齊膝地，天威能使萬心降」之句。康祺憶穆宗親政後，泰西各國使臣，咸請覲見，先自言用西禮折腰者三，不習中國拜跪。通商衙門諸大臣，曲意從之，惜無舉前事以相詰責者。」此言《詩集》卷十六《癸丑仲夏，扈蹕避暑山莊恭紀四首》一詩第四首小注。這涉及到中西方文化差異，即所謂的禮儀之爭，個中是非且不論，管詩對此事的記載很鮮活，足資相關研究採用。

第三則云：「管侍御《韞山堂詩集》有《扈蹕秋獵紀事三十四首》，其自注詳悉，有足備掌故，稽職守者，備錄於此。下略。」此組詩在《詩集》卷十五，非常詳明地記載了各種制度、禮儀，是研究清代君王巡狩制度等問題的重要史料。

有關此類史料，詩中所涉頗多，皆有裨修史者。

管世銘詩中詠史者很多，多藉古人澆自己塊壘。唱和諸作亦復不少，也多是充滿感情、言之有物的。他的一些題詠日常生活的小詩最具有藝術氣息。如《詩集》卷十三《晡食詩和韻有序》錄詩十首，寫表妹錢孟甸（崔龍見妻）爲客人親做各種小吃以助雅興的往事，皆以食物爲題，首首清麗可喜，富有生活氣息。集中還有很多類似作品，可見當時文士的生活情趣和交遊情況。所以友人評其詩有詩史之目是有見地的。

管世銘的文章共八卷，友人錢維喬評其文：「其文不名一家，而說經則淹博而中理，序事述情則疏通而有物。皆不苟爲無益之言，而足資後人之考鏡者。」他的文章最有價值者當屬序（包括駢體序）、記、策、

讀書札記部分，這些文章或表達詩文創作方面的見解，或寫人紀事，具有史料價值，其中特別是策文，涉及到經學、史學、制度等方面，可備參考。相較而言，他的「說」類文章，則囿於傳統，顯得有些拘泥迂腐，這是應該批判看待的。

要注意的一點是，管世銘在漢學與宋學的取捨上比較通達，他對一些漢學家惟漢學是從、泥古不化的弊病是持否定批判態度的。《韞山堂文集》卷二有一篇《漢學說》即鮮明地表現了他的這種態度。他在結尾有論云：「同里孫觀察星衍，本以詩鳴，駸駸入古人之室矣，緣少通《說文》小學。忽去而說經，爲漢學，有不尊奉鄭氏者，駢面戟手而與之爭。二說指訓「稽古」爲「同天」，訓「格物」爲「來物」皆與同時諸老宿百辯而不屈者，余未嘗與辯，而心不以爲然，著是說以糾其失。又竊取韓稚圭終身未嘗與歐陽永叔言《易》之義，不必示孫，亦以息爭端而全交道也。」指出孫星衍的不足，應該說管世銘是正確的。孫氏在《帝堯皋陶稽古論》中強調言「古」爲「天」，乃是因「帝」字而生義，雖然立說依據不同，但其捍衛鄭說是很明顯的。但據《尚書今古文注疏》，孫氏會集諸家學說，並未有明確的傾向性，這是孫氏晚年的學術觀點較前更爲進步的緣故。

除傳統的詩文創作外，管世銘還將很大精力放在了時文創作與研究上。「工製藝文，通籍後，猶時時爲之。多讀書，得間及抒寫懷抱。自論少困場屋，又數教人爲舉子業，故成文多喬皇，不逮先正大家以此。然精深雄健，切近諦當，亦思過半矣。從遊之士不下數百人。居京師，假館受業，東西舍恒滿。其寒而好學者不令執贄，且賙給焉。得府君之學，以科第稱名者歲相繼。昔主講乾州書院，去日，諸生祖郊外垂涕，或襆被走數百里相送。手札詩草，咸勒諸石。蒙古侍郎恩普、江陰進士包敏已成進士，來謁，執弟子禮甚恭。叩之，皆云：「某讀先生文，得今日也。」」（《行狀》）管世銘不僅自重八股文的創作，同時也以此教授生徒，使許多士子藉此走上了仕途。

與他人不同，管世銘是將八股文創作視作一生志業的，是將其視為與古文創作同等重要的，所以他在八股文的研究上見解獨到，也因這種文體聲名遠播。金武祥《粟香隨筆》卷五評道：「乾嘉時吾鄉以制藝名者有神仙鬼怪之目，管絨若侍御世銘《韞山堂時文》爲神，周星韻太守景益《蒙香草堂時文》爲仙，皆經經緯史，根柢深厚。」張維屏論曰：「嘗謂時文至管韞山，蓋合義理、法度、書卷、聲情融而爲一矣。」^③其時文創作已經達到八股文的最高境界，成爲制義文的典範。

現將管世銘的詩文與時文集彙爲一編，以便窺其藝文創作的全貌。《韞山堂詩文集》底本爲嘉慶六年讀雪山房刻本，對校本爲光緒二十年武進知縣吳炳敬刻本，部分詩以《鳴秋合籟》參校。《韞山堂時文集》底本爲光緒二十年長沙同文書局重刊本，校本爲光緒十九年寧郡及綏齋吳炳敬重刻本（簡稱「癸巳本」）。因各篇時文後面師友的點評文字對深入研究有益，故一併錄之。

〔注釋〕

- ① 管世銘：《韞山堂詩集》卷十五《寫哀追作》第四首自注：「不孝始孩，先恭人嘗感夢，有名聞一世之祥。」② 《管氏族譜》前之《程君景伊譜序》，序作於「乾隆壬辰九月」，即乾隆三十七年（一七七二）九月。③ 張維屏：《國朝詩人徵略二編》卷三十九，中山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四年，第九八七頁。

管世銘集目錄

前言

韞山堂詩集

韞山堂詩集 卷首

韞山堂詩集 卷一

韞山堂詩集 卷二

韞山堂詩集 卷三

韞山堂詩集 卷四

韞山堂詩集 卷五

韞山堂詩集 卷六

韞山堂詩集 卷七

韞山堂詩集 卷八

韞山堂詩集 卷九

總目錄

一
二七
三七
五〇
五七
七〇
八一
九九
一七
二九
三九

韞山堂詩集	卷十	一五〇
韞山堂詩集	卷十一	一六〇
韞山堂詩集	卷十二	一六八
韞山堂詩集	卷十三	一七六
韞山堂詩集	卷十四	一八七
韞山堂詩集	卷十五	一九五
韞山堂詩集	卷十六	二〇四
韞山堂文集	序	二一三
韞山堂文集	卷一	二一九
韞山堂文集	卷二	二二一
韞山堂文集	卷三	二三二
韞山堂文集	卷四	二四〇
韞山堂文集	卷五	二五二
韞山堂文集	卷六	二六七
韞山堂文集	卷七	二七六
韞山堂文集	卷八	二八六

韞山堂時文

管稿初集 序 目錄 跋

三〇九

管稿初集 卷一

三一六

管稿初集 卷二

三四五

管稿二集 序 目錄

三八二

管稿二集 卷三

三八六

管稿二集 卷四

四一

管稿二集 卷五

四三九

管稿二集 卷六

四六三

管稿三集 序 目錄

四九〇

管稿三集 卷七

四九三

管稿三集 卷八

五二三

附錄 常州華渡管氏世系

五五七

人名索引

韞山堂詩集

